

黄勉齋集

五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九	四	三	漢
九	四	三	書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6)		
函號	299	47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楊恭老敬義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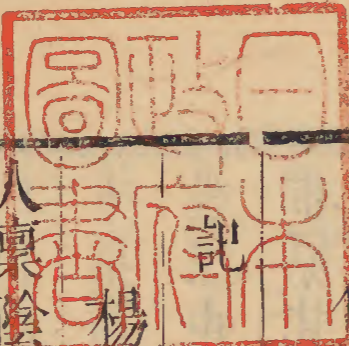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

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

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

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淺草文庫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義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

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言其意榦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溫厚質實信道甚篤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予予亦安得無言耶予惟楊君亦既深知古人爲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遊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靜慮斂襟肅容深惟其義而藏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裹糧而前歷堦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

長樂黃榦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適成叔來告曰願有記幹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爲人襟度夷曠智識闔爽則又知君之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竊竊摹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爲無用之具其間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

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爲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

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鬪狠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爲士哉此亦君子所以爲教而歎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已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克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子所以爲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嘆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幹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嶮嶒風清洶湧甚可愛也

異日尚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薰沐之哉乃爲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辰朔北山黃翰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塾巾芒屨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咏月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嘆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人哉所謂居移

氣養移體者果足信耶抑其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卽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爲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旣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顯國秉者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宮者宦遊之交好有爲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白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偃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嘆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真能不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

之所難而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屏山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晦菴朱先生嘗爲予書之子能爲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固望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鳩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墻間之餘嗟來之食蓋有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徂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旣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爲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

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人其能遂吾
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勳
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
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
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榦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
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爲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
爲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

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
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
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
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
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
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據讜論擢高科守其家
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習爲事而又必以重爲先可謂
得爲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
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
哉恭伯名抑今爲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黃

榦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旣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衍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

以國著名其沐文武咸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城距天下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爲兩淮絕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攷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旣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

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嘆曰若是其隘也闕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嘆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於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兗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

池池上有亭爲遊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模之壯東南之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間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瞻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贖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曲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義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

黃勉齋集 卷之五
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
文物歟東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直寧人蚤以實學登顯
貴刻意於道以已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
務未暮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郡爲最鉅
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榦記之竊惟舒之先
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旣傳其事千餘年間
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
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
泯不少概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
侈公之惠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

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具
位黃榦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
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則安且治
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
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
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
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
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
盛事也卽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
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榦
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旣歿
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
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
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旣
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旣生於
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浹天運
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

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
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旣推明
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
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
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
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
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歸
而况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
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
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旣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

黃龜齋集 卷之五 九
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害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
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
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
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禩八月董其役者
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黃榦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
長樂黃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
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

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
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
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遊宦而
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
陽爲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
之微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
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
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
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罷晬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
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卽師生以原學之所自

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卽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
光明甚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
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
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
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
通祀於學校况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
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
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強毅之志
剖析毫釐張皇幽眇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

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遊於學
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
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
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
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
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
於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大極之妙爲之根柢
而周流其間克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

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
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茅塞莫之存
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
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
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
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
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
不容已也周德旣衰邪說僉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
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于有餘年天理湮晦
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

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
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
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
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三萬事紛擾則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
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
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
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
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
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

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

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黃榦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曆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爲丘墟莽爲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

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爲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禋
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
繼爲郡侯爲博士者累累增治然量力之宜踵堂之舊未
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
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爲前
賢之祠寓賓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
爲直舍爲門爲墉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湢之屬不苟也
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於朝請釐正之其規模閎壯
皆宅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絕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
所甚宜宣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

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
百年大義垂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爲郡也
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
從學先生而通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
淺哉苟徒資口腹媒利祿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則旣失
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
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姦扶弱革弊興壞而尤
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稅與凡
無藝之征侯亦扼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
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

可不書翰頃從先生遊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
觀書院之成既悲往昔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
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
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
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
服之次以爲總麻之戚焉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
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

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
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鬪鬪者况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
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
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
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
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
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亾恙歲冬之朝
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
則留連不忍捨且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
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

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理適均人具肴一斛酒一壺飯一器春蠶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携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闔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爲之期日而告之乎予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亾者六人

矣亾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既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何如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遍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遊明年予將爲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

黃勉齋集 卷之三
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穉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重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

之風將由是起矣故予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遊者蓋皆有以思吾言矣冬至後二日北山黃榦序

久要錄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錄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

以為進德之助者是錄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諭同志云長樂黃榦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為陽腎肺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

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為聖為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強不息者亦將有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



君爲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諭許公且以自警云長樂黃榦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諭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袞然爲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

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子有望焉冲佑逸吏黃榦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諱次曰希諱將爲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諱謂告曉之熟也諱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卽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諱而不敢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諱以伯敬甫字諱以仲誼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誼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

子必能世其業故爲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
至冲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未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未必茂
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
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
學而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
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言吏畏首畏尾
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
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

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
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
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
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今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
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
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
詞不求其本故爲之言某月某日長樂黃榦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皆可以供
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

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爲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已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爲士而將貢於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爲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干霄凌雲而爲棟樑之用根闡楛楔非所望於吾

子也嘉定己卯夏至冲佑散吏黃榦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菴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

黃勉齋集 卷之三
必明諸心凜凜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
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
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
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克其志也當深痛之以爲今之
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楨本仲者其志學操行
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
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
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
量也明父復爲予言番陽饒曾師魯之爲人自以爲莫及
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

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
中天也尚何微言絕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
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
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
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
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黃榦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
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脇禮之用

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教親睦也鄉間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如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間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僕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

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間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妓恣驩傲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魯古之服勤於畝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

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榦序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傅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曰其子也蓋望其出爲世用以承彌厥辟左右有民也其志大矣幹之字之也先乎已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已爲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傅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

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媿乎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黃榦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

黃龜齋集 卷之五
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黃榦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川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途紛然而多岐忽焉如中止安能有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興病其字之不

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予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爲志者論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黃榦謹序

